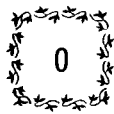


论“历史的现代解释”

王建辉



史学失却了她常青的魅力。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传统史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未能进行一次深刻的变革。这一场变革迟早会到来的,因为现代生活与现代化是如此强烈地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自然也激荡着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现代社会的进程要求把我们的史学理论推上一个新台阶,而人类认识能力和历史环境的变迁,也使得人们对过去的历史总要不断地再认识,历史因此总要不断地重写。这样便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对历史作出现代的新解释。

“历史的现代解释”之客观必然性



“历史的现代解释”是对传统史学在继承的基础上的一次变革。

中国史学缺少解释。传统史学有着鲜明的实用政治性,为了资治和垂训的目的,记载的精确和叙述的翔实才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刻板地记事与旁征博引成了中国古代史学最典型的特征。古代史学家们大量制造富有史料性和叙述性的史学,除了当时实用的政治目的而外,便是为了存掌故、资考证,表现在历史编纂法中便是过分地重视材料的整理,史学著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史料的编排、史料的拼盘。古代史家们局限在如此狭小的史料的胡桃壳中,仅仅注重事实崇尚考据,将史学的作用降低为记载静止的事实。这样的史学远未能揭示历史表象之下的内部发展规律,它只承担了崇实直书的责任,推卸了解释和批评的义务。古代史学的功绩在于保留了供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和研究的史料,这是问题的另一半,不赘。西方世界的哲人洞悉到中国史学的这一弊端。黑格尔说:“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一些西方的现代史学家也看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刻板性,说它“意味着中国史学缺乏人的感触,也意味着未达到综合的抽象思维……当涉及事件的时候,仅载其详细事实……而未能将其通观”。另外,古代史学十分讲求师传,要求人们完全泯灭自己的思想,一心理进史料堆中去盘弄那些毫无社会意义的陈年旧帐和无关痛痒的技微末节,钻得越深就愈显学问。传统史学的强调经验传授和尊崇往古先师的心态,使得中国史学不能跨越前人一步,历史虽由一代一代不断地撰写,然却难以突破前人窠臼;历史陈陈相因,代代相袭,老停留在近乎静止的史料的水平上,而未能实现向近代解释史学的演变。

传统史学既不重解释,其本身又受到历史的局限,这便影响到它对历史的记载与认识。历史是过去事实,具有不可改变不可恢复性。过往的史家们自信已勾勒出了历史图景的主要轮廓,但他们所完成的只是据历史上无数点所连成的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历史(或者精确的说是历史的写本)。由于主客观的限制,已往各个历史时代的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记载与历史发展的认识,都很难说达到完全客观真实的科学之境,更不用说对那个时代有所认识和解释,或者有的史学家在有意无意中用“他们自己的精神”筛选而作的歪曲的误解。如克罗齐所说:“没有一部历史能使我们得到完全满足。”所以,过往时代“史学”录下的历史很难说是真正客观存在的历史,它所代表的不过是一代人的领悟能力、理解能力和解说能力而已。任何史学家都显然无权宣称对历史的解释只能中止于他。哲学家们早就指出,人们在运用概念、模型和语言来认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历史规律时,主观性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怎样排除主观性错误历来是包括哲学、史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的难题。

传统史学的上述缺憾,正如列宁所总结的:“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少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进程的个别方面。”对传统史学,鲁迅的观点是:“中国学问,待重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对于现代史学来说,就完全应当站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对过去的历史进程进行新的认识与解释。如果说,过往的史学家们不过是从历史长河中取出几滴水化验的话,那我们也从中再取出一滴水进行现代的分析化验,作出现代历史学的对历史的现代解释。

历史的现代解释是现代社会和世界性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规定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加快,电脑、生物工程、宇宙工程和新材料科学的划时代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提供了科学研究的新手段和科学思维的新工具。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古典哲学的传统》中说:“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人们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也必然要发生剧烈的变化。史学也不例外,这种变化从而导致一种新的历史解释的诞生。因此,我们说历史的现代解释是现代社会和世界性现代化运动提出的要求,是历史研究面向现代化的时代使命。

深而论之,在现代化面前,世界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与认识领域也拓宽了,思维方式也实现了现代变革,现代化的进程使得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课题及材料的应用,在深广两个方面都无可比拟地超越了往昔,历史研究者面前的课题之广之多,问题之博大与繁杂,都是空前的。一方面,现代化要对过去历史进行新的理解。现代社会与现实的进步以及对于现实的新理解,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目标和规划、方式和方法都要发生一系列变化,具体到历史科学来论,决定了历史科学和历史观念的变化,从而引起人们对过去历史的再认识再评估,哪怕是过去似乎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也感到有必要重新认识,依据新情况和新的理解提出疑义,寻求新的意义与发现。另一方面,现代化将要并且已经提出许多新的时代课题,这些新的时代课题是时代精神的凝结,是时代学术文化前沿的产物,这些新课题的研究解答对史学前进的方向起着引领的作用。面对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况,史学研究者要担负起这一时代的使命就必须自觉地使自己的劳动进一步科学化与高效率化,其核心就是进一步现代化。而历史现代化的高层位的要领和基本的立足点就是对历史作出现时代的新解释。如前所述,现代科技的发展已为历史的现代解释提供了强大厚实的物质手段,提供了方法与实验的依托。如果我们不认识现代化所带来的史学新格局,仍沿袭旧的史学思维模式和认识体系,就绝对回答不了现代化提出的新问题,史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现代化亟待我们建立现代历史解释的新理论体系。

历史的现代解释源自史学发展的自身规律、 它的当代性及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



3 和任何一门科学发展都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发展规律一样，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样是一个前进的历程，传统史学要走向现代史学，作为科学的史学就是这样具有一种不断更新、丰富和完善自身的内在需要，诚如本世纪杰出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说的，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理论的“逼真度”，通过生存竞争而不断提高的历史。历史的现代解释是史学发展的高级形式、现代形式。

历史具有现代性或者说当代性，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现代启示录。“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这就决定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学的性质和任务。历史学研究的事实是过去既往的，它提供给人们的认识，则应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社会生活的某些重大问题应该而且可以从历史的启示中得到解答，而这个问题又正是当前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包括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发展的特点说明，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归根到底要看它和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联系如何。史学只有适应社会的需要，只有当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社会意义，历史也只有活在现代人心中成为现代人心中的历史时，才有其存在与发展的价值。我国史学研究者正努力从不同侧面和层次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对于某些专门性很强的史学领域的研究和开拓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还只是浅表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们的史学研究中确实存在研究范围狭窄、方法单一、模式陈旧等问题，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虽然很多，但真正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兴趣以至共鸣的课题，却不多见。这一切弊端的产生，根因乃在于历史学缺少现代科学精神的烛照，未能找到由历史的当代性引发的历史的现代解释这一有力的支点和杠杆。史学要从封闭的古老的状态中冲杀出来，提供有关对国情和社会的认识，从历史的角度帮助人们了解社会、了解世界，关注和研究与社会现实和经济建设等密切相关的问题，优先考虑那些和国计民生有关的课题，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参与社会决策。当然，这种研究首先要保证其科学性，依靠科学来发挥其社会功能。这也就提出了历史的现代解释的客观命题。

总之，一切历史只能存在于当代人对他的解释、共鸣和兴趣中，过往的历史一旦和现代社会现象生活的兴趣交织在一起，它就不再是对一种古文明的兴趣，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对满足现代人的情感需要和探索人生涵义的兴趣。

以上三个方面初步论证了“历史的现代解释”的客观必然性。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马克思·韦伯说过，历史学要试图成为一门科学，就确实要重新组织各种可能性。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响亮提法也对史学界提出了挑战。历史的现代解释将是史学新生的“桥”。

历史现代解释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含义，历史的现代解释与发展的历史认识论



4 在任何时代，呈现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人类历史总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迷宫。历史的现代解释就是要对迷宫里的茫茫歧路进行一种全新的不同视野、不同方法的现代探索。依据我们生活的现时代所能提供的最先进的思想提炼出新方法，依靠科学和实证精神来提出新理论新见解，进行新解释。生活之树常青，历史解释也应该是常青的。

历史现代解释这一史学理论命题的提出，不是天马行空式的瞎想，除了基于实践产生的客观要求之外，它自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

历史的现代解释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一个崭新命题，是历史认识论的一个新变，是一种历史的新哲学观。历史认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由低级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今天的历史和史学就是一代代史学家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不断认识客观历史的某一侧面某一点所汇成的，包括史学家在内的人类对历史认识的不停顿的发展正是历史认识的一大特点。历史的现代解释便是这样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认识过程的现代环节。这样一个认识过程要求今天的史学认识比之过去的历史认识有所前进，体现出现代性。科学的历史认识论要求对历史不断作出全新的现代解释。历史就是这样需要不断地重写。恩格斯也正是从这一思维认识角度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发展的现代解释理论就是要依据历史认识论的原理解决现时代我们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连绵未已的历史的现代解释并非寻找一个统一一切的解说，而是以新的眼光对历史加以一次又一次的体验与理解。时过境迁，更替着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这使得人们对历史的重新理解成为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正是在现代解释这个过程中，由于历史学家缺乏经验、迟钝、目光短浅与偏见所形成的不公判断及其误译才有可能逐渐被克服、被匡正、被补充。历史的客观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的。提出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著名论断的克罗齐说：“罗马史，希腊史，基督教史，宗教改革史，法国革命史，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其它一切题目的历史总是经常被重写，总是被重写得不一樣。”克罗齐提出了“重写历史”的命题。自然我们这是提出的“历史的现代解释”与克罗齐的命题并不完全是或者说就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克罗齐的命题（以及胡适的命题）有很大的史家主体的随心所欲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不能不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而“历史的现代解释”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发展形式，并且这一命题与“重写历史”之类的重新解释也具有区别。“现代解释”论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仅仅是一种重新解释，重新解释可以包括回到古典，用复古主义来重新解释，而现代解释有一种限定，它强调历史解释理论的现代性与科学性，是按照现代科学精神来对历史进行新的认识与解说。

这也就需要对“历史的现代解释”的含义作一些必要的阐说。

历史的现代解释是史学家主体性和当代意识的高扬



作为人的史家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之一，史家主体性无疑是当代史学的重要课题。史家主体性的高扬是适应社会大潮的，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对人的主体性的要求日益迫切。所谓史家主体性即是史家自我意识的强化，是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能动把握，不断地修正前代的学术，作出现时代的科学跨越。长期以来，我们尊崇“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这一应当说正确的唯物主义原则，但在实践中却于某种程度上走向了一种哲学偏见，只要从历史实际出发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在史学研究中排除主观因素的渗透，达到完全客观的符合历史的结论，主观渗透愈少愈符合历史实际，史家主体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介入，则只能扭曲历史的原貌，以至于在史学研究中讳言史家的能动性。这种潜在的深重的哲学认识偏见，使我们不敢承认和正视史家主体性问题，这不能不是史学缺少活力的重要内因。

这种哲学偏见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就曾指出过认识的主体性问题：“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情，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情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着重号系笔者所加）现代解释学原理也告诉我们，作为认识领域的解释是一种创造，创造就意味着主体性的高张。事实表明，历史学每一次具有全局性的重大突破与发

展,都是由于认识主体自身的巨大进步直接推动了全部历史研究工作。

史家的当代意识是史家对当代世界命运的意识觉醒。历史不是仅仅回想过去,而是面向未来,不仅仅在揭示、排列事物,而是试图找出当代世界的历史基础,发现历史向前运动的规则和动力。如同“不谈现代人的哲学永远是残缺的”,缺乏当代意识烛照的历史学永远只是一堆死文物,它构成不了现代史学。给予历史认识不断推动力的是当代意识的不断参与,当代意识也表现为一种参与意识,史家在当代中国改革中参入其境而不是游离其外的旁观者,当代中国史学应当提出对四化大业具有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这是史学现代化的一个支点。每一门学科的勃勃生机不表现在它头上的那顶昔日桂冠,而是在于它发现新问题的敏锐,正确地提出问题的智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史家的当代意识。当代意识对历史作出现代解释包括两个内涵。一方面这种现代解释的当代意识表现为紧贴现实,那些热衷于晦涩艰深远离现实的研究,是与历史的现代解释的当代意识相异趣的。新时期十年史学研究之路已经证明远离现实的史学已经步入了死胡同。史学研究的生命与价值永远在于它和社会现实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则是要根据当代社会实践以及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取向对历史及其价值进行新的科学释义,同时代的价值观对历史进行现代的富有时代意义的价值判断,给当代世界提供历史认识的启迪。要之,历史的当代意识最主要和重要的是紧贴现代生活,如果仅仅搬用引进的各种理论体系来改造我们历史科学的阐释体系,而不是贴着生活的现实、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来说话,恐怕不能说它是有当代意识的。因此,我们应该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现实生活提出的实际问题出发,从当前时代的主要特点出发来考虑历史科学解释体系的改革,建构我们新的史学认识理论。

历史的现代解释是哲学思想对历史研究的介入

6 如前述及,过往的史学只注重历史的叙事性、实证性,而使本身成为一种纯粹的史料学,历史的现代解释反其道而行之,它尤其注重历史事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解释,并按照逻辑的需要来处理事实,注重分析历史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的一切,探求史料所表明的内容的“真正含义”,提炼历史的精髓。这样一种解释体系不同以往的是哲学思想的介入,从哲学来把握历史,对历史运动进行哲学的认识,是哲学与历史的统一。实践的历史学将证明,没有哲学解释的历史是苍白的,没有哲学思想介入的历史研究是灰色的。“历史是一种思考,历史中必须有思想。”“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只有大胆的思辩而不是经验的堆积,才能使我们进步。”

基于此,历史的现代解释,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及其过程和结果作出新的理解与研究,而且也在于对历史认识进行哲学的探讨,振翔史学的思想羽翼,提出历史现代解释的新的科学理论范畴与认识方法,在过去提供给我们的史学理论的理论框架体系上进行新的改造,抛弃陈旧概念的理论积木,重建新的历史解释的理论体系,用一种富有生气和生命力的理论(包括假说)来解释历史,或者说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展开论述来体现现代史学的历史哲学观,从而寻找探索史学理论现代化的新途径。

历史的现代解释是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集成

7 掌握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按科学主义精神办事,是历史的现代解释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由于现代生活对史学的要求,史学研究题材和对象日益扩大,史学所使用的语言和概念日益复杂,传统史学方法的空洞

性与陈旧性日见明显,使史学转而寻找并借助现代新科学的方法体系;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与新技术高技术革命的全面铺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高度科技化时代,这无疑为历史研究中多侧面多视角多方法的探索提供了多学科的新思维新工具,而这些新思维新工具的介入就完全可以提供为传统史学所不能也没有的新认识。诸如现代心理学、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藕合论、模糊数学以及其它更新的科学方法,就为现代史学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历史解释的新工具(包括物质手段和思维方法)。而旧的框架的打破,确实有待于引进新的科学方法和科学规范,我们愈是能勇敢地运用这些新科学方法和概念规范,我们就愈能深刻地描述人类历史的复杂图景,相对精确地解析历史这一最高级的社会运动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现代解释就是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现代化,其中包括技术的现代化、方法的现代化、思维的现代化,这都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这也是现代社会对历史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新要求。这里也就有一个探讨如何使史学研究方法体系适应现代科学的方法,使之在我们这个“现时代”有一个真正革命意义的新突破,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更广泛的课题领域里提高史学研究的水平,使史学发展到与我们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水平。这就更进而要求史学研究者不仅掌握现代科学的知识,而且还需要掌握自然科学的一些现代化研究手段,如微机应用等,需要了解和吸收现代科学研究的方式、途径和方法论的知识,以灵活应用于历史研究。总之,要求史家具有现代科学头脑,现代人素质和大文化素质,建设与现代科学发展相适应的思维网络和知识结构、智能结构,实现现代知识的更新,这些对于历史学家使自己的劳动进一步科学化无疑具有更直接的意义。

**历史的现代解释是对于真理和真实的执着追求,
是历史主义态度和当代阐释的二元互补**



历史不会轻易给予人们想得到的精确答案,“历史的现代解释”也不可能奢望获得精确的答案。因此人们在追求解释时不应又去迷信某种解释。

历史的现代解释或许更精确的说法是对于真理和真实的追求,它既是历史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是史家主体对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的能动认识,是不变的历史与历史学家认识与解释历史的不断变化的统一,同时又是历史主义与现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它是来自当代的理解背景的深层的历史感悟,它充满着的是一种不满于现状和现有结论的追求,对过往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它又“回到历史本身”,不违背历史的事实,不是依靠“改铸古人”来哗众取宠,它力戒时代偏见。罗维乔伊在谈到“历史心愿”这个概念时说:“研究历史,总要在某种程度上力图摆脱当前的局限和成见;为了成功,必须努力地超越自我。”这就是说,它不是肆意的胡乱瞎说,肆意的解释只能导致走向伪科学,它甚至也不是在一个封闭的既成体系之内作注经式的诠释,不是现行政策的注脚,不能根据现实的任何需要篡改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现代解释对现代科学方法的应用是为了更真实地阐说历史运动的轨迹,不是象美国有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那样用现代计算机科学统计方法对历史作出现代伪科学的结论,如通过计算机对南北战争前社会经济的定量研究得出这场战争是一场灾难,从而为南部奴隶制辩护。总之,历史的现代解释追求的是更真实的科学,更接近历史事实的分析,更符合科学和时代精神的反思,它是历史主义态度和当代阐释的二元互补。这是历史的现代解释不同于胡适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的实用主义历史观的地方,是历史的现代解释所应遵循的科学前提。

历史的现代解释对于史学具有 ∞ 式(无穷大)的变革意义,
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些方面看:



它使历史由面向以往和过去,而转变为面向现代与未来。由于历史的现代解释不是个别地修整一下原有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补充一些新的概念和改变一下论证角度,论证方式,而是要对整个史学体系进行变革,重新提炼和组合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成果,建造一个面貌崭新的科学体系,这就把史学建立在一个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石上,从而使史学真正能够做到用科学的结论代替不科学的结论,用科学的解释置换不科学的解释,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现代科学。

给现代提供更合符科学和时代精神的历史启示。梁启超说,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犬西尔说,我们要将“对过去的新理解”化为“对未来的新展望”。历史的现代解释最能适应历史学的这种当代性要求,也就是说它能从对过去历史的现代解释中,找出历史运行的科学规律,找出历史——现实——未来的连结点,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破除教条主义,破除禁锢,继续解放思想。我们的史学思想曾经长期处于一种凝固状态,形成了一系列僵化的史学观点,这些史学观点极大地阻碍着史学发展的步伐。历史的现代解释是对教条化倾向的公然挑战,是历史理论的一次突破,是历史学家思想的一次解放,是被重压着的史学的潜能的一次释放,是扭转史学停滞局面的一个转机。

“历史的现代解释”,是历史科学的现代化,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史学家肩负的重任。遵循这个解释理论,我们才可以在真正完全的意义上说:“历史学对当前的现实是大有可为的”。当然,我们也应当再次说明,这个解释体系并没有穷尽历史的认识过程,它也同样受到社会实践和科学水平的某些限制,因此“历史的现代解释”的某些认识还是相当有限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对这一解释体系应有的探索,只要这种解释体系有益于我们继承传统,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追求科学,把我们的史学建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开放体系,永葆史学的勃勃生机的主体品格。尽管在过去的历史本身和种种历史误解之间求得历史的现代解释有一种失落和找寻的艰难,我们仍然不能放弃我们的找寻与探求。